

# 觀音——半個亞洲的崇拜對象



鄭僧一原著  
顧法嚴校訂  
鄭振煌中譯

「贊音」最顯名聞，異人以來一直最能傳布觀音。文英  
一、贊音  
原載於七六年十一月美國芝加哥大學「宗教學史」(History of Religions)第16卷第2期~

大乘佛教提供給衆生一輛「車乘」，使他們只要藉着信、愛、智就可以獲得解脫①。這「乘」的中心人物是觀音（阿彌陀吉他攝伐羅菩薩），他是「世間呼籲聲的諦聽者」，佛教大悲心的擬人化；對某些人而言，也是釋迦牟尼佛的理想化身。觀音在西方通常被認為是女身，故稱「仁慈之女神」或「佛教的聖母」，亨利·亞當斯更讚頌它為不具性別的、「人類的仁慈保護者」②。

。觀音在東方國家，可說是家喻戶曉，俗語說得好：「家家觀世音，戶戶阿彌陀」。阿彌陀佛發願要將衆生在死後帶往不再有業果輪迴的世界去，觀音則志在滿足人類的欲望，使他們就是在這一世也能超脫自己的業力的纏縛③。因此，在西藏，班禪喇嘛被認為是阿彌陀佛的化身；而現世的統治者達賴喇嘛，則是觀音的化身。在通俗宗教裏，觀音是崇拜和虔敬的對象；但智者則認為

他是理想的化身，可以確實幫助我們定心靜慮，進而與宇宙心認同。

本文旨在檢討文化背景下的觀音之概念，並想澄清觀音的名號和思想，及闡釋幾部經典（在八十多部講述觀音本蹟的經典中，舉法華經、心經、楞嚴經及千手經為例），而後中國人文主義與大乘玄秘主義之觀點出發，注重「積極的」宗教性之闡揚，而非以小乘的「消極的嚴格制定哲學界說」為從事<sup>④</sup>。

## I. 觀音

「觀音」這個名詞，長久以來一直是爭論紛紜的題目。玄奘（602-64）乾脆說它是早期譯經上的謬誤，認為梵文 *Avalokiteśvara*（= *Avalokita - Svara*）一字應該翻譯為「觀自在」自在是主宰義。觀自在就是「被見者之主」或「衆生所見之主」<sup>⑤</sup>。但澄觀（738 - 839？）却指出，梵文原典本身就有兩種不同的名稱<sup>⑥</sup>；一九一七年在新疆發現的古抄本就證實了這一點，這是第五世紀末葉的作品，在一片殘葉上出現了五次 *Avalokitasvara*（= *Avalokita - Svara*，「觀音」這個名詞，因而掃除了傳抄錯誤的可能性；引致米羅諾夫（Mironov）的結論，說觀音 *Avalokitasvara*）是本來的稱號，觀自在（*Avalokiteśvara*）是後來才有的<sup>⑦</sup>。穆雷·艾美諾（Murray B. Emeneau）師曾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觀音（*Avalokitasvara*）的意義無疑的是『察覺到聲音者』，梵文原字是所有形容合成語，前半部是被動的語氣。

*avalokita*的意思是『被察覺的東西』前後合起來後字面上的意思完全是『聲音被他所察到者』。很特別的，玄奘的高徒——窺基（632-82），與同時代的慈恩傳作者慧立一樣，在「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序」中，仍然繼續使用「觀音」的稱號<sup>⑧</sup>。

高楠順次郎和陳觀勝都會說玄奘是「觀自在」一詞的創始者，事實並非如此。高楠教授說，玄奘引進了觀自在「自行存在的凝視者」或「凝視者」這個新譯名<sup>⑨</sup>，陳教授也寫道：「中國早期的譯者都使用觀音或觀世音的稱號，一直到玄奘，才首次使用 *Avalokitīśvara*）的正確譯名觀自在（旁觀主）<sup>⑩</sup>鳩摩羅什（344-

413）在翻譯法華經和心經時，因為使用「觀世音」一詞，也是被玄奘法師批評過的一人，但他早就說過，觀世音「亦名觀自在」<sup>⑪</sup>。

時常有人以為觀世音是觀音的縮寫，原因是為了崇敬唐太宗西元（627-49年在位）而避其名諱「李世民」<sup>⑫</sup>，事實亦非如此。太宗於西元626年被立為王位繼承人時，他的父親下令禁止「世」和「民」二個字合併使用，但可以依禮分開使用；而且，上述規定也只限於「官銜、公私文書及人名」。西元650年，過分熱心的太宗之子高宗繼位，又把「民部」改稱戶部<sup>⑬</sup>；但當西元679年，把「世尊」代以「聖尊」、「世界」代以「生界」的「最勝陀羅尼經」初譯稿，呈獻給高宗時，高宗讀後說：「既然是聖言，不必避諱。」因此又恢復到原來的名詞——世尊和世界<sup>⑭</sup>。

事實上，「觀音」早於西元185年就出現在支曜所譯的「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內，在那同時，「觀世音」也被用於一篇「後漢所譯而「已佚失」的行法的題目上<sup>⑮</sup>。而且，就像艾美諾教授所告訴我們的：「*Avalokitasvara* 絶不能分析為包含有『世』的意義在內；*lokita* 絶對不是那種意義。假如鳩摩羅什的翻譯有『世』這個字，可能是因為 *avalokita* 和 *loka*（世）兩個字偶然相似的緣故。澄觀的：「*Avalokita* 的意思是觀；*svara* 的意思是音」並無新意。法華經說觀音品說菩薩「觀其音聲，皆得解脫」，即指觀世音也<sup>⑯</sup>。

關於菩薩一詞，本來是指喬達摩佛在圓成佛道之前的多生修行階段，其義為「以圓滿智慧為體者」或「決定要成正覺的衆生」<sup>⑰</sup>。鈴木大拙解釋菩薩是一位深信菩提（義為「智慧」）即法身（或稱佛性）反映在人類「心靈」上的形象，並且為衆生的緣故，以全部精神力量為悟證和發展菩提而奮鬥的人<sup>⑱</sup>。如果有發願為救度一切衆生脫生老死故，修行佛道（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是人即名菩提薩埵。」簡稱菩薩<sup>⑲</sup>。入菩薩道，要以「菩提心為因，大悲為根本，方便為究竟。<sup>⑳</sup>

觀音在圖像上由男性變爲象徵母愛和大慈大悲的女性，可以追溯到第五世紀的南北朝；胡應麟和陳榮捷教授認爲中國一直到十一世紀才有女性觀音的圖像出現，是不對的<sup>21</sup>。固然在唐朝（618–907年）以前，絕大多數的觀音像都是男性，這可從現存的經典圖像及唐譯華嚴經上「勇猛丈夫」的稱號得到證明<sup>22</sup>；一直到現代，他仍然被稱爲「父」或「慈父」<sup>23</sup>。

百科全書式的「法苑珠林」撰於668年，記載觀音會於479

年現女身，替一位名叫彭子喬的信徒鬆開雙械。編撰較早的北齊書南史和北史，也有類似的記載：觀音現女身爲放蕩疲弱的北齊武成皇帝（561–65在位）治病；並說陳朝的最後一位皇后沈氏出家爲尼，於617年獲得法名「觀音」<sup>24</sup>。楊休列（737年最享盛名）在讚嘆一位佛教尼師時，曾提到另一位有神通的尼師說：「時人稱之爲觀音」<sup>25</sup>在天竺誌中觀音據說示現女身於錢繆（852–932）的夢中，告訴這位未來的吳越王說他將統治一個諸侯之國，他的國家也將度過混亂的五代，因爲他仁慈爲懷，反對殺生<sup>26</sup>。第七世紀時，地婆訶羅翻譯「佛說七俱胝佛母心大準提陀羅尼經」，女性的觀音才以準提觀音（被稱爲「七俱胝」（大數通常以千萬代表一俱胝）「諸佛之母」的形相，在中國立定了脚跟<sup>27</sup>。

法華經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宗教戲劇之一，講述永恆佛陀的大乘教義；這三世一時的教義是以蓮花爲象徵的，因爲蓮花同時包含花、花內的種子，及種子內的幼根。法華經把觀音描繪成大慈大悲的救世主，無數苦難中的衆生只要「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鳩摩羅什的法華經譯本被認爲是世界文學鉅著之一，其第二十五品全文2,062字，講的就是上述主題。本品的單行本，又稱爲觀音經<sup>28</sup>。

現存的法華經中文譯本有三種：竺法護於286年譯自梵文的正法華經；鳩摩羅什於406年譯自龜茲（在今新疆）文的妙法蓮華經；闍那崛多和達摩笈多於601年譯成的添品妙法蓮華經；讀第三種譯本與鳩摩羅什的譯本相似，但加上觀音品，鳩譯本所沒

有的偈<sup>29</sup>。北京版的藏文大藏經，也有譯自梵文的藏文法華經（30卷781號。）

在西方語文中，E. Burnouf 的 *Le Lotus de la bonne loi*（巴黎1952）及 H. Kern 的 *The Saddharma – Pundorik*（牛津1909）都是以梵文手抄本爲依據，其年代近至1039年。Soothill 和加籬的節本 *Lotus of the Wonderful Law* 1930），以及四十一年後在東京出版的全譯本 *Myōho – renge – kyō*，則是譯自鳩摩羅什的中文本。目前還有二種新的英文譯本正在印刷和準備之中，分別由二位著名的佛學者 Leon Hurvitz 和 Edward Conze 主要根據中文本和西元500年頃的克什米爾梵文本翻譯，證明了法華經的重要性。

這部經「一千五百年來，一直是中國佛教藝術和修行的靈感，……藉着它高超的想像力、壯觀的場面、遠大的眼光、直喻和寓言，吸引並且保持了人們的注意力<sup>30</sup>。鳩摩羅什譯本的觀音品分別見於 Samuel Beal 的 *Cotena of Buddhist Scriptures from the Chinese*（倫敦1871）389–96頁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愛丁堡1910），16–23頁，篇名很不尋常，叫做「觀音，所謂慈悲的女神，即遠東型的聖靈」（Kwanyin, the So-called Goddess of Mercy, or a Far Eastern Version of the Holy Spirit）<sup>31</sup>，以及鈴木大拙的 *Manual of Zen Buddhism*（倫敦1950）30–38頁。

普門品的意思，普是普遍的解救，門是菩薩的無數方便，可藉以啓迪衆生的智慧。觀音普門品的深意，是在闡明萬法一體的理念——個別的衆生本具的宇宙心或佛性之認同，就像一滴水流入大海一般<sup>32</sup>，其方式即是藉着一心稱念觀音，與觀音合而爲一。就像竺道生所說的，觀音是諸佛爲幫助衆生悟道而設立的「名字」<sup>33</sup>。不過，本品描述佛陀把觀音救苦救難的事蹟，告訴無盡意菩薩的一段故事，文字生動流暢，也深深吸引着廣大的群衆。而我們緘默的主角在解救衆生時，都是以衆生所能接受的形相出現，這些奇蹟和許多形相更使本章生色不少。選擇無盡意菩薩作為談話的對象，意義尤爲深遠。因爲緣起無盡，衆生無盡，爲解

救衆生所發的菩提心亦無盡<sup>(35)</sup>。

本品對於觀音所顯現的形相，描述極為詳細。

如有必要現佛身或小乘法師身，菩薩即現之。如有必要現梵天，帝釋，自在天，天象，帝王，長者，公民，官吏，婆羅門，比丘，比丘尼，男弟子，女弟子等身者，菩薩即現之。如有必要現長者，公民，官吏，婆羅門等之妻子身者，菩薩亦現之；或現作童男、童女身。如有必要亦以神、鬼之身現之<sup>(36)</sup>。

法華經告訴我們，妙莊嚴王如何感謝他的二個兒子使他悟道，他們把妙莊嚴王的心從外道邪說導引到佛教的正理來，妙莊嚴王說：「此二子者，是我善知識，爲欲發起宿世善根饒益我故，來生我家。」<sup>(37)</sup>

此外，觀音也可以說是現了摩耶夫人身，摩耶夫人四十五歲時，在難產中生下佛陀，七天後即去世，也許使這位敏感的年輕王子頓覺人世無常，並且迫使他「挑起普渡衆生的重擔」——在漫長的輪迴中，每一衆生都是他某個時候的父親或母親——以及藉着道德訓練和人性的圓滿發揮，從無止境的生死輪迴獲得解脫。因此，俗語說：「大孝釋迦尊，累劫報親恩。」傳說佛陀是清淨純潔地從王后的右脇下生，適合了神聖的宗教創始者的純淨性。但是，博學的保賢法師却跟隨着竺道生打破傳統的步伐，大胆地假定爲剖腹生產，提到與佛陀同時代的祇域（耆婆）的外科手術技巧<sup>(38)</sup>，（在宋史的藝文志裏，有耆婆脉經三卷，耆婆六十四問一卷，耆婆五臟論一卷）。現代研究也證明了古印度有開刀手術和使用儀器的事實，包括危險的從子宮內取出胎兒的手術<sup>(39)</sup>。

## 註

① 比較 S. Radhakrishnan:「佛陀的體系，予是一種哲學，而是一種乘或車轍，一種導致解脫的實際方法。」(Indian Philosophy, 共二集 (London, 1951), 1:464，而由巴利文中翻譯 (Majjhima Nikāya)。又見於 Ananda Coomaraswamy, Buddha and the Gospel of Buddhism (London, 1916) 226 頁。

② 見 Mabel La Farge, "A Niece's Memories," 載於 Henry Adams 編, Letters to a Niece and Prayer to the Virgin of Chartres

(Boston, 1920) 14 頁。作者的這項資料來自他的鄰居 Margaret Brown 在 Tulane 大學英文系提出的博士論文，她準備以 Henry Adams and the Orient 為題，這段引話見於其論文草稿第二章。比較 Hans Nordewin von Koerber, "Kuan-yin, the Buddhist Madonna," Theosophical Forum (July 1941)，洛杉磯的加州大學圖書館有複印本。

③ 鈴木大拙, "Impressions of Chinese Buddhism," Eastern Buddhism 6 (1935) 3:45.

④ Radhakrishnan, :589，比較 Paul Remiéville 所說的「印度大乘密蹻辨玄秘主義」("le mysticisme spéculatif de l'Inde mahā-aniste")，見於 La pénétration du Bouddhisme dans la tradition philosophique chinoise,"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1956) : 22。有關觀音的經典書單，請參考後藤大用「觀世音菩薩的研究」，1970，東京修訂本) 283 - 88 頁。

⑤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第三(大正大藏經 51:883b) .. Samuel Beal 譯本 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1884) 127 頁，註 28。

⑥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五十七(大正大藏經 35: 940a) 譯按，經曰：「梵本之中自有二種不同。婆盧枳底，觀也，濕伐羅，此云自在。若云攝伐羅，此云苦。故譯觀自在或觀音。」

⑦ 見 N. D. Mironov, "Buddhist Miscellane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April, 1927) 241 - 52 頁。比較本田義英·「觀音の如幻の狀」，載於龍谷大學論叢 No. 296 (February 25, 1931) 1 - 23 頁.. Marie-Thérèse de Maliman,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Avalokiteśvara (Paris, 1948) 59 - 82 頁。

⑧ 見甚·「唐蘇軾序音般若波羅多心經」(大正大藏經 8:851a) .. 慧立，慈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 大正大藏經 50 : 224b)。

⑨ 詹姆斯·Kwan-yin”載於 James Hastings 講·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共十二集 (New York, 1915), 7:763。

⑩ 陳繼謙·「唐維摩詰經」卷一 (大正大藏經 38:331a)

⑪ 僧肇·「唐維摩詰經」卷一 (大正大藏經 38:331a)

，引鳩摩羅什的話。譯按：廿四。「世有危難稱名曰歸，若薩觀其音聲，即得解脫也，亦名觀世念，亦名觀自在也。」

丁福保（1874-1952）編「佛學大辭典」「觀音」條。譯按：「

氏曰：「案觀音本作觀世音，唐人譯世音，故但稱觀音，後世遂用之。」

宋王欽若（962-1025）「串府元龜」，1754年印 1672年木刻

重印本，3:10ab。

彥悰：「佛頂最勝陀羅尼經序」682）（大正大藏經，19:355a）。

關於支曜譯：「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大正大藏經，15:451c..比較後續大用：「觀世音菩薩の之研究」3頁的譯作日期，以及提到「觀世音所說行法經」的經名，請看智昇於730年所撰的「開元釋教錄」卷一（大正大藏經，55:482c 及 483c）。

慈觀：「大方廣華嚴經疏」卷五十七（大正大藏經，35:940a）。

Clarence H. Hamilton, "The Idea of Compassion in Mahayana Buddh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70, No. 3 (July - September 1950) : 148, 著 Louis de La Valle poussin 及 Moriz Winternitz 翻譯。

鈴木大拙：Outlines of Mahayana Buddhism (New York, 1963) 9 頁。比較 Radhakrishnan: 「實體 (reality) 在本體論之，稱為真如；在宗教上，則稱為法身。這是調和所有矛盾現象的最高原理，亦稱為涅槃，因為它替憂傷的心帶來絕對的安樂。它是菩提、或智它慧。而導著半界的運轉，賦萬物與形狀。」（1592-93），又見 Har Dayal, The Bodhisattva Doctrine in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London, 1932) 4-9頁。

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四（大正大藏經 25:86a）。關於六度，請參考玄奘譯：「解深密經」卷四（大正大藏經 16:705a）..又參希 Edward Conze 譯：“Selected Sayings from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London, 1955 66-70 頁。

善無畏（637-735）及一行（673-727）譯「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卷一（大正大藏經 18:1bc）。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北京，1958）536-39 頁..陳榮捷“Buddhist Terminology”，載於Vergilius Ferm 編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Paterson, N. J. 1964) 92b 頁。

寶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六八（大正大藏經，10: 366c）。

宗泉（號大慧，1089-1163）..「大慧禪師禮觀音文」，載於明如

齋集，「緇門警訓」卷八（大正大藏經 48-1081b）；梵琦（號楚石，1296-1370）..「觀音大士讚」，載於「楚石梵琦禪師語錄」卷十一（續藏經，第一輯，29卷，1:106b），及定西（1895-1962）..「定西大師語錄」48 頁，與「東林小誌」合刊。（香港，1963）。

道世（卒於 683 年）撰「法苑珠林」卷廿七（大正大藏經 53: 484c）；「北齊書」33: 7b；「北史」90: 5b..「南史」12: 9a（巨部叢刊）。清趙翼（1727-1814）陔餘叢考卷卅四（上海，1957）739 頁。清俞正燮（1775-1840）..「癸巳類稿」卷十五（台北，1965），571 頁；丁福保..「續經雜記」載於「觀世音經鑑註」（上海，1918）2a 頁。

「大唐濟度寺故大德比丘尼惠源和尚神空誌銘」，載於「全唐文」（1814..再版，台北，1965）396: 20a。李圓淨編「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井圖」（龍溪品圖證）十四版（上海，1937）40b 頁。吳越王錢繆子錢璽撰有觀音讚辭六十二字，時為 949 年，載於陳鴻墀「八一四年所撰..「全唐文記事」卷一〇六（上海，1959）1300 頁。

地婆訶羅譯：「佛說七俱胝佛母心大準提陀羅尼經」（大正大藏經 20: 185-186），天息災（1000 年歿）譯：「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卷三及四（大正大藏經 20: 59b 及 63a），見於金陵木刻版，由沈家楨博士等人標點之線裝本（台北，1974）。準提在婆羅門神話中是「凶惡者」突迦女神（即大自在天的妻子）。為若干中國學者所依據的織田得能（1860-1911）解釋準提為「清淨，讚嘆心性清淨之稱。」（佛教大辭典，增訂本，（東京，1954）993b 頁，「準提」條），意指法身。弘贊（1611-85）撰的詞匯式三卷「準提經會釋」（續藏經，第一輯 37 套第 3 冊則沒有解釋；Edward Conze 教授，告訴作者說：「她被稱為『諸佛之母』，是基於以般若波羅蜜多為標準創造女神的習慣。」

大正大藏經 9: 56c-58b。

分見於大正大藏經第九冊第 263、262 及 264 號。「添品妙法蓮華經」序的作者，我認為是隋朝印度學家高僧彥悰（557-610），他說他會比較過前一種譯本及當時的原本。

陳觀勝，Buddhism in China。（Princeton, N. J. 1964）381-382 頁..比較 J. Le Roy Daridson, The Lotus Sutra in Chinese

Art (New Haven, Conn., 1955) 105頁。又見陳榮捷“*The Lo-tsing Suite*”<sup>14</sup> Wm. Theodore de Bary 編：*Approaches to*

(39) 女祇域因緣經」(大正大藏經, 14: 896c)。  
宋史(四部叢刊), 207..20a, 22b, 29b

(31) *tus Sutta* 輯方 *Watt, Lincoln et al.* *Approaches to the Oriental Classics* (New York, 1959) 153-65頁。  
李提摩太所譯起信論頗有援佛入耶之嫌，會有人問楊文會先生。

米氏（國語翻譯）, 201..20a, 22b, 29b, Horace Hayman Wilson, Woeks 等著 (London, 1864), 3:391。提到古之難作 Saurutta 及 Vāgbhatta。

爲調整稿酬啓事

本刊稿酬自九十四期起，調整為每千字自港幣三十元至四十元。其中百分之五十，係由洗塵法師、方肇周居士、福壽居士、孫家良居士、陳志偉居士提供之佛學寫作供養金，併此聲明，並誌謝意。

內明雜誌社謹啟

自稱「解」，乃至執筆時，仍以私見穿鑿。」——與丘本南條文庫書  
十三編者識」。載於楊文會：「等不等觀雜錄」（金陵木刻版，  
日期不詳），7：23a）。楊文會（1837-1911）被稱為中國佛教復  
興之父。批評此書見於 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1953）99 頁註 9。  
◎ 道生（434 年歿），「法華經疏」卷 11（續藏經）輯 23 套  
4：412a）。  
◎ 比較回教神秘教派詩人 Jalāluddīn Rūmī：「進入那海洋，你的  
水滴會變成一個海，已知命一個圓憂海」（載於 Reynold A.  
Nicholson 譯 Selected Poems from the "Dīwāni Shamsi Ta-  
briz"（Cambridge, 1898）22 頁；及蘇東坡（1036-1101）..  
「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者，亦不能分別。」「阿  
彌陀佛頌」載於蘇東坡集卷十。【博有文庫，6：115】  
◎ 道生撰：「法華經疏」卷 11（續藏經，乙輯，23 套 4：412a）法  
華經說諸佛「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大正大藏經 9：8a ..  
加籤譯 Myōho - Renge - kyō（東京，1971, p.51）。Walter  
Liebenthal 在 Monumenta Nipponica 11, No. 2 (1956) .. 99  
上的 1 篇文章 “The World Conception of Chu-Tao-sheng” 中  
，把「或寄名號」疏忽地誤譯為「或會爭譯」(or may argue)。  
智顥（538-97）「觀音義疏」卷上（大正大藏經 34：921c）。在  
菩提法志（727 年歿）所譯的「大寶積經」卷九十中，無盡意菩  
薩對佛說：「我能堪任以廣大願度脫無盡諸衆生界。」大正大藏  
經，11：514b）河合壽太郎大胆地說：「無盡意菩薩」這個名字  
象徵觀音經每一字，每一句的無盡意義（Kannonkyō shinkai  
「觀音經新解」（東京，1959）22 頁。  
◎ Soothill, Lotus of the Wonderful Law (Oxford, 1930) 248  
頁。

稿 約

本刊自三十期起刷新版面，充實內容，並提高作品水準，以副讀者雅望。敬請批評、指教，多提意見，以便逐一改進。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四眾投稿。

來稿一經刊錄，敬致薄酬，每千字自三十元至四十港元。（其中百分之五十係由洗塵法師、方肇周居士、福壽居士、孫家良居士、陳志偉居士提供之佛學寫作供養金）

來稿請用稿紙，以便核計。用白紙者，請註明字數。

來稿文體不拘，悉聽作者方便。

來稿請勿兩面書寫，勿過於潦草，以免誤植。

來稿請另兩函，為一函遞於係半，以免誤植。  
來稿長短不論，視內容需要為準。若能在四五千字之間，更佳。

來稿刊錄與否，概不退還，請特別注意，自留副本。

來稿筆名聽便。但請填真實姓名及地址，以便匯寄稿費。

來稿一經刊載，版權歸本刊所有，如有一稿數投等情，皆作却酬論。

來稿本刊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先聲明。  
來稿請逕寄本刊編輯室，切勿托人轉交。